拾籜餘閒

叙

嘗攷君子之立言也未有不原本於性情學術者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信乎文如其人觀其人之立言而可以得其為人矣閎里翰博宏與孔公天材卓犖賦性豪邁雖系出貴胄絕無世俗軒冕氣生平無他嗜好獨於花晨月夕樂與昆弟子姓戚黨故舊或二三友朋相與文酒留連追歡忘倦暇則獨坐一室列左右圖史覃思研精於書無所不讀於詩古文詞無不通

搜討之下著有拾籜餘閒一集寶也伏而誦之觀其發言遣詞一皆引經據典見解弗涉于偏議論悉歸於正或述舊聞而攷其同異或即方言而審其源流或援典故而證其得失其于人之有美弗彰者爲之表徵而闡幽俗之因陋習訛者爲之醒矇而覺聵若風詩之並存美惡以爲勸懲若春秋之明辨是非以爲規箴凡所以崇正學而斥異端敦忠孝而衛道德者固盡章章如是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况先生仰承家學兢兢夙夜凜

若水淵凡邑乘族譜以及宗廟禮樂嘗有志於修明是先生不朽之大業尤必有表見於異日者夫豈僅區區是集云爾哉

旹

康熙歲次庚子十月朔日崑山後學葉賓頓首拜

題

拾籜餘閒

闕里孔毓埏

公羊傳疏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云云其言授受淵源是也而謂夫子預知秦將焚書其意實欲尊聖然未免近於誣矣昔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答以百世蓋天地之常經因革損益之通義耳未嘗云繼周之後為嬴秦繼秦之後為劉漢也譬如休咎之徵

在於五事之得失各以類應乃自然之理聖人之所知也至於其代其年時若恒若豈能逆及耶聖人一天地也未聞天地思患而預防者夫既有天地則必有春秋既有春秋則必有百靈呵護豈慮君虐政所能及哉蘇公之文當時禁之嚴矣猶不能遏抑其將來今盛為海內誦習夠大聖人之著作乎夫子果長慮而却顧則六經之文皆夫子之所删述必當各擇高弟一人授之何獨惓惓於春秋若謂為夫子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故惜之

尤切是以私心窺聖人也烏乎可

焚書之禍今古同憾而典謨訓誥六經之文無一
罹于虐燄者則其所焚特讖緯不經之書耳亦未
為不幸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
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是又一焚書也舊唐
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
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
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
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

推背圖者論語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又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合而推之烏有所謂閉房記者耶誣聖惑世焚之宜矣

儒林公議宋亡名氏撰內有云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云云夫顧時作事乃全軀保妻子之臣所為耳而謂二公為之乎又云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等語先中丞公余四十五代

祖也正色立朝大節炳著初授外吏累遷龍圖閣待制坐糾事出知鄆州徙青州遷兵部復出知徐許二州召為諫議權御史中丞以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兗州復入為御史中丞再執憲權彈劾無所避益為權貴所忌復出知鄆州而卒所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使急於進用何難緘默取容耶以上二則尚得謂之公議也乎

太原傅先生青主山一字公之他康熙已未以博學宏詞徵聘至京以老病辭　欽授中書舍人特放還家當道有司罕接其面家叔皃先典範宰盂邑每造訪輒荷款留恒云孔公賢父母且聖裔也不與他人等贈遺筆墨無算草書尤屬冠絕又醫術入神其方多出于藏經梵語支離人莫能曉獨先生洞悉每撿一方即為註釋無不神効若將經內全方盡皆譯出亦岐黃家玉律金科也

海內書院甚多不能悉舉今擇其有先聖神主像

者記之於左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尼山上）洙泗書院（在曲阜縣東北八里）聖澤書院（在兖州府汶上縣城內）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孔宅書院（在江南松江府青浦縣城北九里）永嘉書院（在浙江溫州府城南）封龍書院（在北直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龍溪書院（在廣西慶遠府城西）高節書院（在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嚴陵側）頴谷書院（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南豐書院（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治東）浯溪書院（在湖廣永州府祁陽縣）屏山書院（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思聖書院（在兖州府費縣西九十里）

三教堂之名不知起于何時不根不倫褻　聖為甚惟曲阜無之世尹政令之所及也邇如鄰封汶邑之周村莊東平之沙河棧當　神京孔道居然

大標三教之目殊駭觀聽家孟職司主鬯目擊心傷於康熙三十六年移咨東撫蒙撫軍王公國昌方伯劉公暟飭行撤毀山左一清迄今將二十載恐日久禁弛他邑或有修復時切隱憂因錄記[illegible][illegible]一以誌二公干城吾道之功一以告後之賢有司有志閑先聖之道者更有望者倘遇臺諫巨公以此入告俾天下無此名目誠千秋之快事也

咨文附錄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王
為聖道宜有專尊咨請通行合屬以光文
教事案照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
院李　據布政司呈稱康熙三十七年正月
二十日蒙巡撫都察院加三級李　案驗康
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衍聖公府咨
前事內稱照得重道崇儒乃
聖天子右文至意闡邪輔正實士大夫覺世苦心
故京師首善之地獨設成均在外則府州邑

各置黌序至於釋道二氏別立寺觀以居處之類聚羣分不相屬也我

皇上精一執中繼往開來前歲

聖駕東巡詣闕里發帑金修廟鼎新後荷蒙

皇子祭告輝煌盛舉軼漢唐而上之於二氏典禮未有兼及豈非示天下專所適從乎至若

貴院下車以來興利除弊亦既治具畢張矣近查偏鄙鄉村有所謂三教堂者塑像並尊不根不倫雖係愚夫愚婦所為而徼之不防

漸惑視聽適見新城縣條陳有易三教堂為
陰隲堂改供文昌於內一則具見留心世道
但就管窺所見莫如撤去二氏之像專設文
昌香火即其地為文昌祠庶幾絕去三教形
迹更極正大光明又或不然請撤
聖像止存二氏亦無不可總之主持風化為吾
道干城全仗貴院廓清大力當年
聖祖適周問禮曾有猶龍之嘆而流傳既久漸
失指歸至於貝葉譚空事在東漢尤屬渺茫

無容混而一之且僧綱道錄各有專司何得
借三教名色為緇衣羽流淵藪地乎事闗名
教擬合備咨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咨內
事理亟賜通行闔屬州邑禁止三教名色施
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蒙此該本司布政使
加二級劉暟看得
至聖先師德參天地功賢堯舜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五倫垂教萬世上而君相不
能易下而士庶莫可逾固與日月河山同其

悠久為今古獨尊之一人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若老氏近楊釋氏近墨耶

先師之所謂攻乎異端而孟子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則凡竊附聖人之徒皆當力

以距之何乃不惟不距且欲進釋老於

先師而稱為三教可乎哉況教之一字顧名思

義原欲教天下共由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倫也倘天下而羣奉釋老空虛寂滅

之說不特無父無君大背聖教且一傳而人

類俱絕并無奉釋老之人矣亦大不通而悖謬之甚者也然歷代相仍留釋老而不誅絕者葢為四海之幅幀甚廣稟性良頑不一惟恐不畊不讀游食游手入于匪僻不規之途而誅之不勝故設僧道兩司羈縻之而衣食之此

朝廷惻隱深仁于省州邑各建養濟院之外而復寬此兩途以豢畜之也乃愚夫愚婦罔識權宜駕御之妙用惑于禍福因果之邪說創造

三教堂于織巷劇街而與市儈屠沽雜處褻

慢

先師罪孰大焉宜

衍聖公因新城孫令條陳而有或撤二氏之

像專供文昌或撤聖人之像止留二氏之咨

請也奉憲抄案飭議本司謬膺宣化之任敢

不直陳以請伏念人之所以別于異端而得

為聖世之臣民者亦在入于五倫之內而不

越于五倫之外而已今釋老二氏無君臣父

子之義無兄弟夫婦朋友之親其不可與

先師同列而教天下明矣況我

皇上崇儒重道御書萬世師表懸之學宮而

上諭十六條中特著崇正學而黜異端之訓是我

皇上洞鑒釋老之惑世誣民亟亟以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道教天下又明矣凡我臣民

誰敢不遵自當如

衍聖公所移撤聖人之像除三教之名杜褻

慢以正人心俾天下盡知釋老之非聖教之

是家喻戶曉無惑視聽則憲臺衛道振俗之功當與濂洛關閩共垂不朽矣然本司更有請者一旦議撤聖像必有起而撓之者以為聖像撤矣而位置何所奉之既漁其地毀之不亦褻乎然此仍屬愚夫愚婦之見不足與論至當不易之大體也今天下自京師以至郡縣各有學宮以奉

先師之祀則

先師之精英靈爽必照臨于宮墻之内而斷不

在鄉曲泥塗與釋老比肩接席中也況民間現在之像體貌形神何嘗一似此不過愚夫愚婦謬指為聖人之像而究與聖人何與是今日之所撤而毀者原非實毀聖像也且查明嘉靖間毀像易主學者是之此本司所以亟請毅然撤毀以正人心之為便而不必因愚夫愚婦之言滋其游移瞻顧之疑也至于各屬地方凡三教堂有僧道住居者撤去聖像除去匾額而釋老二氏聽其存留以不拒

拒之可耳不必改供文昌致滋多事倘原無
僧道住居聚行折毀杜逃盜之匿跡絕匪類
之藏奸是亦安靖地方之一節也伏祈憲臺
批示以便轉飭遵行等因到院據此除詳批
通飭遵照外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府煩請
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先曾祖衍聖公 諱尚賢 修身力學每自矢不負
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兩遇臨雍大典皆
以特召至上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

之命坐賜茶留京師賜第終朝惟杜門讀書而已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為宗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于此學者稱之此語家乘失載見北平孫北海先生承澤著學典中敬録于右

罘罳字諸解紛紜愈令人無所持循鄭康成禮記注屏謂之樹今罘罳也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是皆

以為屛矣而栢梁詩曰走狗逐兎張罘罳世豈有張屛可以逐兎走狗者耶周南之什肅肅兎罝椓之丁丁彼罝以掩兎椓杙以張之此古人取兎之法也蘇鶚演義曰按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則罘罳為網厥意甚明其以為屛者以天子朝廟路寢皆有屛月令載天子田獵整設于屛外是也是又不然所謂整設于屛外者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屛外亦非謂屛即罘罳也或以二字從網遂有以宫殿欞楯護雀網

為罘罳者唐文宗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夫榱桷之網高出簷楣無礙出入何事于決酉陽雜俎曰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罘罳誤也則前人已言之矣昔年　皇上特發帑金重修　先聖[illegible]廟其護雀銅網須自　内庭文移開載只稱銅幪並無罘罳之名更為可據禮書曰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内之屏也文宗御紫宸殿非在寢門之内背屏而立也

既云北出安得有屏耶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
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應必有據
但考漢文帝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何連
闕曲閣皆無恙而獨災及罘罳也又溫庭筠補陳
武帝書罘罳晝卷閶闔晨開若連闕垣墉豈能捲
乎再驗之甘露之事方奪門由竇之不遑豈暇決
崇墉複閣哉以上諸說反覆求之此通彼礙終屬
疑義向見　太廟正門以絲繩結網蔽之因悟
罘罳之制或應猶是惟網故可以卷舒唐文宗偶

值急變勢弗暇捲裂斷而去故云决耳若謂為屏如何决法至于未央之災亦緣繩網非太石之堅故易災而不能延也今　法駕所陳五輅竹簾之内復有鐵絲簾蓋　至尊居處自應爾爾昔者宮殿垂簾之外覆以罘罳如今鑾輅之制理或然爾愚見所及聊復識之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内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汎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佐助期也見于穀山筆麈

今學者稱釋氏書為內典實諸儒倡之耳嗟夫

郡司馬任公訒菴璣涇陽人辛丑進士書法精妙詩亦豪健余昔與常熟許南交永同客浣筆泉許為余寫碩果數種如擷鮮芳於朝露秀色可餐公

題詩其上畫師畫果意難窮離離五色美在中各得其形造化功各肖其形筆墨工不然棄擲負蒼穹我欲題詩心憂忡悔不學劒去從戎長弓短箭亦稱雄胡為咄咄但書空十五六年滯山東雙眼模糊耳漸聾昨日少壯今老翁四顧誰依類飄蓬此身難與畫果同嗚呼此身難與畫果同又見其題鸚鵡一絶鸚鵡聰明出衆鳥生來原向隴頭飛是誰教汝能言語賺入潼關不得歸

明孝廉閻公古古爾梅沛縣人卓犖負奇氣工詩

古文詞著有白奔山人集其七律尤工曲阜謁聖廟二律泰山滄海並高深一院松風洙水陰啟聖祠前闕玉簡恭王壁裏奏瑤琴彤墀鶴舞冠裳麗繡柱龍彫日月臨世爵有人誰孝享殘碑秋草聽蟲吟累朝尊爵加無已加到先師自永嘉四海龍蛇荒世界一城琴瑟舊人家魚穿荇底金浮翠鹿啄松陰雪點花慚媿腐儒從祀者杏壇雙廡繫匏瓜公遊魯時值 先王父太傅公捐館舍 先君少保公冲齡嗣爵居苫塊之際故公之致慨如此

會　祖廟圮廢奎文閣勢將傾壓工役繁鉅　先
公力為修營稍存遺構以待我　皇上鼎新於
今日者皆　先公孝思所成也而謂世爵無人可
乎恐讀公集者以辭害義故表而出之
先聖祖廟大成殿有所謂壽山福海二十四氣者
莫知其所指昔年奉　旨重修　欽差估計殿中
門扉之樞以銅為之謂之壽山其承樞之銅池為
福海也二十四氣者乃殿陛石欄柱首鐫其文如
髮為數二十有四以象天時氣候故云又琉璃綠

免皆須自　御窰鴟吻一對價值千金其垂脊小吻內有星冠羽衣而跨鶴者匠氏曰此唐明皇也嘗同羽士遊月宮故使其乘風立于高處噫以霓裳製曲細銳之事致使優人尊之為老郎陶人貶之為鴟吻不亦深可戒哉

曲阜多水田尤多蝦蟇春夏之交自昏徹曉閣閣之聲聞數里惟南池少此曲檻荷香良宵寂靜可稱勝境其地即古泮水蓋斯文正脉故淫蛙廢聲耳

自古紀國號年號於器者必鐫于背或于其底如鏡陰碑陰彝鼎尊罍之類是也故錢以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近世多以字為正漫為背是以字為陽矣惟筮者尚以漫為陽文字為陰文也今錢兩面皆字難分單折故多用古錢卜之至于我

朝制錢一面紀年號一面用　國書識寶源寶泉二局之名則無以二局字樣為正面而以年號為背面之理正當以漫為陰耳漢書西域傳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註錢文面作騎馬形漫

面作人面目也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則漫幕二字皆可通用而錢之正面曰文面惎為古雅何從無人道之

憚字有二音詩大東哀我憚人小明憚我不暇皆丁佐切音多去聲勞也與畏難之憚音徒濫切者不同

明史載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

書種于絶矣文皇首肯之云云及建文遜國獨正
學先生罹禍最慘以廣孝之奸深殘忍竟有斯言
文皇于廣孝言無不從而獨違茲語豈非數歟余
竊疑之偶閱姑蘇志云姚榮國 廣孝 著書一卷名
曰道餘録專詆程朱諸儒然後知其前言之僞彼
正學所讀者何書也詎有外程朱而有所為道耶
既詆程朱而欲留讀書種子何為不自相矛盾乎
益能料其不降必深知其所學又自知所行不免
于君子之誅故陽為奸言以堅文皇好殺之心即

王允殺蔡邕恐作謗書流于後世之意君臣之間已黙相喻意故若頓忘前約者不然弗納其諫殺之已甚何反加十族之誅耶或曰文皇本待以不死十族之禍乃先生激成之夫不肯降附廣孝言之於前矣降且不肯而使之草詔非有心以促其死乎後之尚論者幸勿為老禿瞞過

康熙辛酉同邑毛文仲淑表兄郭晉公璿鄉試赴省途中見茅菴數間進内少憩有道人出迓年可八九十貌似老嫗相待甚殷偶談及魏閹奸橫道

人艶然徑入郭表兄怪之潛窺其所為方自厲刃若將復讐也者二公大窘疾趨而避獲免詢知乃亦閹人曾受魏璫恩惠者無怪當時乾兒義子甘心于東林諸公也

禰字音你父廟曰禰今讀為迷誤矣詩出宿于泲飲餞于禰皆上聲也又音祧禮記其在軍則守于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至于姓亦音祧如禰衡而世皆讀為迷卞方伯藙齋家畜聲伎援據考証最為詳博曾演漁陽三撾讀為祧衡

在座者靡不詫異噫人不可以不學竊恐梨園之笑人耳

崑山顧文康公鼎臣父桂軒公少有異才學制科不成謝去居肆鬻蔴以為業其內甚妬家惟一青衣閽防嚴密不使稍近他日遺饋公食于肆偶值雷雨不能即歸因得請間既而有身生男即文康也故文康公謝恩疏云臣父臣母止得一宵之歡讀者憐之青衣即楊夫人也為兒時邑中謀築橋梁及落椿數十人引之堅不能下夫人在旁覘視

曰一人之力足矣奚以多為衆方無計乃戲曰汝若能為異時必産狀元乃舉椎引之一擊而入則河水為赤視之皆血也人謂七煞為其所破理未必然金神安得有血蓋必水怪所伏耳至今相傳為狀元橋云

明世廟時張孚敬桂蕚以議禮驟貴傅會迎合貽譏後世嗣乃釐正祀典欲蓋其豐昵之私妄逞私議極多偏頗最可異者易祭罍為磁罍以為天下之至潔無逾于磁因其便于溉滌耳夫瓦登木豆

金罍竹籩古先聖帝明王用以事天祀祖以明備儀備物之意一旦取而更之所謂洗爵奠斝修其簠簋者盡變為磁罐磁盤此等識見真不顧人驚死昔大舜陶于河濱知磁者宜莫舜若果在當易舜且為之矣何待于今耶蓋亦惑于霍韜之邪論謂周禮為王莽偽書故以天官所載醢人籩人之屬皆為偽耳且磁之為物無論尊卑人人皆得而用乃以之事百神承大祀褻孰甚焉張桂大禮之議不過得罪于名教若此一節直獲罪于天矣

唐詩天街兩畔槐號槐衙曲江多楊柳號柳衙謂成行列如排衙也香山詩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免無排衙之名始見于此蘇長公詩高亭石排衙亦謂其對峙耳唐之節鎮每遇恭謁則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亦謂之排牙牙者軍中所建大旂此文武之分也

施耐菴水滸一書及經聖嘆批評盡得其開闔變化之妙凡作文之法悉備靡遺誠能熟讀玩味以肆其端則行文有成渠之樂矣然必學力既堅胸

有成竹方可寓目不然與文章一道無毫髪增益徒資其驍挈之性愈難馴耳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知言哉

禮經云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今則惟視其平素往還之厚薄以為弔免可慨已夫

明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謁先師行釋奠禮進宋儒六子稱先賢先期真人張應京請入監觀

禮禮部駁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至成賢街先王父衍聖公偕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於街左跪迎駕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遣大璫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云云按綱目載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菜讀曰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段脩若廟見

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也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别羣祀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真篤論也人能于此立得脚定不為毁譽易搖方成為己之學

宋史宦者傳梁山濼音朴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

濟汶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水滸傳所謂八百里非虛言也至金朝水退安置屯田近時汶上西郊鄉人掘井數仞及泉下有腐藕節孔畢具但質成泥滓耳則前為巨浸可知滄桑之說良有之乎

康熙初年有丐者黃姓往來于鄆城汶上之間虎軀彪幹鬚髯如戟人皆呼之曰黃巢其母雙瞽背負之以行乞于市凡一家施與則弗再過數日遍歷一村即移他處既得酒食或于曠林古寺中拂石陳列奉母上座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承歡食

既徹然後自食鄰封咸聞其名樂施慈後及其母
殁葬畢不知所之此君具純孝之德而加以逆梟
之名殊為不倫蓋以貌累其人耳

伊川夫子宿僧舍命移座勿背塑像或問之荅曰
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其主敬如此近見塾師于齋
中設聖賢圖像教子弟習禮于前使不忘恭敬法
良善也但學徒之衆譃言雜遝箕踞高卧在所不
免耶師長矜莊自持而晝長人倦豈能終日儼對
越之誠不幾於褻慢耶再若居處湫隘破舍殘廬

值高軒之過尚不敢以屈時賢顧敢于奉往聖乎愚意若庭宇浄潔無妨另擇一室以備晨夕展禮如村塾荒陋不若已之

禮記贄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世俗贈嫁之物皆實以棗栗備贄儀也猶古之遺意不知者乃以為取早立子之讖已為可哂而太學諸生祀先聖以棗梨蓼花綠取早離了之意真堪絕倒

康熙乙丑遠來一星士粗通數學年二十餘無雙

手右足兩肩如削衣作僞褎如戟手狀右足着踊跣左足曳淨履見人輒脫履整冠躬身垂褎以揖凡盥頮飲啖咸賴其足其指長倍恒人屈伸罔弗如意欲觀其書則以足拂紙夾筆而寫余見其書唐律一首字頗端楷而未免褻瀆然既用以飲食足即手矣罪可末減若較之鄉村學究日事文墨而經年不知盥漱者反勝一籌已

杜詩繡段裝簷額邵註謂掛綵于簷頭下殊無意味薜蘿圃註簷額即額也以其在高處故曰簷繡

殿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此解最為精確今
恩賜筵宴教坊承應樂工以蜀錦覆額惟露其面
冐以金冠垂其餘于後左右手仍各執錦一幅應
歌而舞則唐時之制或循是耳

武定李文襄公鄴園先生總督浙閩時有冐稱其
年姪者公撫恤倍至臬司某公廉知其偽白之于
公公曰吾亦知其詐若摘發其奸則真者裹足不
前矣何以重譜誼也卒厚贈之其盛德如是

東阿于文定公慎行萬曆中以禮部尚書謝部事

居穀城山十有七年矻矻以讀書為事今洪範池側東流書院公讀書處也嘗種菊二十餘本菊盛開時獨造花下與花為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公亦徑醉有如此下酒物則漢書不得專美于前矣菊曾為風雹所傷公作打花詞弔之至今膾炙人口讀者但知公惜花意重殊不知為懷友情殷耳

萊陽左蘿石先生懋第純忠大孝節炳千秋邑中建立祠宇春秋禋祀邇者其裔孫忤邑令意乃倡

言左公不得稱忠若謂為忠臣則　聖朝為失刑
宜請罷祀會學使徐公章仲炯徵聞其事亟請于
撫軍懸匾祠中顏曰　聖世夷齊其議始息所謂
仁人之言也
運使三韓李公興祖風雅絕倫重修古歷下亭徵
詩成帙嘗見其題仲連射書臺曰一矢千秋真千
金莫能易一字也
明總戎劉公綎為神宗朝名將所用刀六十餘斤
每出則四勇士共舁以隨世所稱劉大刀者也曾

一至曲阜展謁　林廟　先曾祖邀之飲酒酣冀
觀其藝乃滿浮數大白脫帽使左右有力者二人
曳其網巾入肉二三分許目背盡裂顏如渥赭青
眛首韡袴小閉花戰袍握刀輕利剽迅風騰電掣
旁視者慄慄讋伏如諸侯從壁上觀項王意烏叱
咤也老家人猶及見之為余言若此
馬祉繁醫國手也髮辮細如鼠尾長弗能垂以簪
綰之偶值櫛沐見其立委至足跟仍餘二尺嗣又
于邑城隍廟中見一遊方羽士囊結其鬚放之長

至于地尚餘尺許康熙甲子道過東阿斑鳩店唐盧公程知節本名齩金之故里也遇一老叟左手握竹管高出于首徑尺迫而視之細如洞簫而長三管相比纆之以絃乃其養手爪者去其管中指食指無名指甲皆二尺餘色正黃紐斜而上搖搖顫掉形似魚鰾殊不耐觀此皆余所親見者鬢髮血之餘爪甲筋之餘則其所禀血氣必迥異恒流故殊絕乃爾羽士老叟吾不知其所終而祉繁之壽未及古稀何也或曰凡具異相者算必促然則

氣血又不足恃矣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要領有兩義檀弓晉獻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此直謂腰與頸耳漢書張騫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言不能得月氏意趣故以為喻耳

吳中謂人最下流者曰連蹇楊子雲反騷騁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猶詈人駑駘耳

宗叔敬存典謹司訓臨淄有袁氏子病瘋妄罵人莫敢近而事繼母甚孝冬月嘗質明而起挈瓶取水恐母氏衝寒晨汲耳暇則平治道塗以便行旅朔望必詣　文廟中屏除瓦礫芟刈荒蕪躬自洒掃久而靡間見家叔必致敬叩拜云見聖裔如見

聖人也

史記炙轂輠髡言淳于髡多智如輠器炙之雖盡猶有餘膏也輠音禍盛膏器車行載以塗軸即今行車所掛盛油瓶也濡漬既深表裏皆透故炙之

而不能盡耳

京都西華門内元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劉元塑三清像甚奇後見鄒縣城南人祖廟像生氣宛然定為劉塑無疑而皆不如　先聖祖像始自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公挺命工修造雖不知塑出何人然與子溫而厲一章脗合似非劉塑可及劉元元朝人官學士

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

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越歲余隨衍聖公拜謁成均　祖廟四人者躬逆于成賢街執弟子之禮甚謹年俱二十以内蓄髮如漆儒雅可觀應對明敏詢其國内取士之法曰舉賢才所服春衣乃　上賜工部給發者蓋定例入監肄業則隨　天朝至回國時仍用本國服色耳

明尚寶卿青陽羅孝可先生尚忠先姑母之翁也天啟中在刑垣日疏請補建文謚號暨諸臣卹蔭

殊快人心節錄于左臣幼讀國朝實錄竊窺建文君照臨五載慈仁翔洽遜位之後編年盡削廟號不存心甚痛之先是齊代諸藩之貶削也文皇帝龍潛燕邸繕兵自衛廷臣建議先發建文君終加優禮不為動靖難師起方檄兵北阻東昌鐵鉉幾犯蹕建文君戒諭軍中勿許蹂躪令有殺叔父名文皇帝知之是以單騎佚出而還駕也後師駐江上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約以周公輔成王故事未報即闔宮自焚遜荒而避文皇帝自歸而歎曰

孺子不聽吾言至此夫曰叔父曰孺子宛然家人一體至誼彼此原自無意而當時羣臣一則好侈其紛更以煥改玉之轍一則欲甚其顛越以彰問罪之師因而過分畛域遂削去廟號編於洪武三十五年中廟號血食與改葬之禮一無問焉遂成二百三十餘年之禁錮不開俾鬱結之人心猶含吐於欲明欲晦之介謂之何哉謂先代成規固然乎彼魯昭公殯于乾侯春秋非之而文皇帝嘗謂陳瑛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太

祖自盡忠於建文然則寬宥之意自昔而已然矣
即我皇上亦憫念方孝孺惟行贈恤矣乃此陳迪
黄觀黄越練子寧景清王良鐵鉉陳思賢八人者
政與方孝孺死事同條並當贈秩易名廕録厥後
勅建廟祀其妻子後從以節孝殉忠者從禮在廟
諸凡可以曲闡幽光者顧聖明弗靳也倘諸臣表
彰弗靳而建文君之編年仍缺廟祀罔修竊恩忠
如諸臣不背主而貪生豈背主而貪名凛凛英爽
當亦有割耳而弗願聞斷舌而弗願言者其何以

慰九原之忠讜哉然後知大禮百年後興自非天子不議邇成祖迄今日若或尼之而待其人後行者其我皇上之謂歟事有似迂而實切言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丙子春　上遣通政使吳涵祭告闕里先生以理學宿儒承　命將事凡聖門典禮無不留意丁丑余入都公偕大宗伯韓公菼少宗伯許公汝霖少司農王公紳王公掞諸公見招先生言及曲阜不絕兒緇義形于色宗伯韓公顧謂余曰此貴昆

玉暨世尹之責耳余曰愚兄弟何能為現有貴部頒給僧綱道録印記不清其源欲遏其流得乎韓公愕然曰有是乎乃吾之罪也歸語諸當事速具咨詳吾誓為聖人廓清此片土也返舍後即述之于郡守李公世敬公毅然任之未及行以病卒而韓公亦去位矣事遂寢失此機會至今惜之

士大夫言動自當秉禮然古禮亦有不合于今者不可拘泥羔裘元冠不以弔禮也勝國儀制弔喪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蓋烏紗非國袞不可變也

則是元冠以弔矣昔者汶邑令汪公行弔金頂紅纓而着素衣葢遵冠不可變之說見者無不匿笑

如拜曰端肅本男女通稱今惟於閨閣爲宜若用之男子豈不貽不知者捧腹耶

聊城任大司寇海眉先生（克溥）余外舅也羣從排行屬第十四當八袠之時闔族製錦稱慶首書奉賀海眉十四賢弟八袠榮壽後列愚兄某某有四人焉當壽躋八旬尚有四兄事已奇矣而胞姪輩逾古稀者亦十餘人是日公昆玉上座羣季行列

蒼顔鶴髮照耀一堂獨公鬚髯尚未全頒也此事得未曾有亦可謂人世之祥徵矣

帝京景物畧載長安謡曰楊栁活抽陀螺楊栁青放空鐘楊栁死踢毽子楊栁發芽打梭梭俗讀曰嘮陀螺者似螺之不平也其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之以鞭掣鞭則螺轉其理易明獨梭梭之意難曉製似棗核置地而棒擊之詩大雅柞棫拔矣註挺枝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枝枝之形似之或以是得名蓋枝與拔音相近而又訛拔為嘮耳吾

鄉俗謂錢亦曰嚐則愈晦而難明矣

余家有元板書一部酷類宋槧後有印牌書至正年月余為裁去質之賞鑒家咸謂宋槧無疑毋舅鎮江太守馮公庭棠見之曰此真元板後必有印牌標寫年月不知為何人裁去耳余心服其識

堂邑尚書張公蓬玄鳳翔致仕居郡城有某人者少年登進士恃勢凌人閭里側目未幾身死同城諸進士候謁張公公佯問某年兄何以不至答曰已作古人迺尚未知耶公嗟嘆久之曰何苦這等

怩

汶上給事岳公鎮九峯秀 辛丑進士起家封丘縣尹以循良擢垣中致仕鄉居足跡不入城鍵户課子不接賓客碩人長德鄉黨推重自署廳事一聯云寧可疎慵乖物議不將性命作人情視彼曲意徇物者逕庭矣

長山王總戎緒光 應統 為余言昔年隨征噶爾且出神木數百里有山無他樹木皆牡丹大者高丈餘叢密如棘居人伐以為薪惜未見花開時別其

種類耳

邑人于古城下築墻掘得古銅器為鐵鍬所傷碎而不完莫辨其奚名取一片于水中洗濯則浮而不沉蓋銅質盡故體輕博古之士亦不可不知

河道總督王公純嘏 新命云嘗隨 聖駕將至瀚海下營時有野鼠遍滿山谷帳幄之中其厚盈尺亦不齧人方數十里皆然此亦聞見所罕

崑山高元友愷精於篆隷曾見一銅章鐫曰吉利乃曹瞞小字也籀文甚古漢印中最佳者

京師憨忠寺有貫休畫十八阿羅漢像相傳寺僧以七百金鬻得康熙丙寅丁卯間吳方舟舫各臨摹一軸與原本了無差别洵名筆也曾爲愚兄弟寫泛舟小照禹鴻臚尚基之影補景可稱二絶在京邸相過見案頭素扇戲作綉繻落驛于其上蕭疎數筆而所謂樂道德者狙詐無賴酒色之氣可掬以及驛子窘迫惶悚之態雖名梨園不能形容如是之曲盡也其一作輦車鬻羊肉者傍立京婆長鬢高髻豐頰偉幹顧盼有朶頤之狀車載肉箱

上懸小燈而輦車者則回回也凸鼻深額唧噢之聲如出口吻又不特形神酷肖而已近代寫真名手當推此公為第一

前人喫跌後人把滑此成語也今與夫舁輿途遇泥淖必倡曰把滑人止知提警其同儕使致嚴于步趨而不知喚醒輿中人者正復不淺

漁洋先生論詩絕句云草堂樂府擅驚奇杜老哀時託興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殊不解妃豨之意後見公池北偶談載一江南士人

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乃誤以妃為女呼為喚豨為豕湊泊成句耳因憶故友郭子謙六元吉滑稽好為奇論嘗言天下無難解之字義會有觀元史者指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相詰郭即為之注曰俗稱事不諳練曰黎拔言有愛育之心而撫字之道未盡善也然其才力則四通八達無不遍矣雖戲語而實為強作解事人下一針砭也

詩羔裘如膏音去聲非為協雕悼二韻也大凡脂

凝曰膏則平聲所以潤物曰膏則去聲俗謂脂車曰膏車音誥未聞讀為平聲者此可知矣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目為飣坐梨言席上之珍也飣音定簇肴核也吾鄉實果菓於器曰飣本于此

湖南瀘溪石氏巨族也家傳銅鉦一枚乃武侯時物人稱諸葛出師鑼聲聞百餘里吳逆之變嚴刑求之不得特用銅夾威逼以獻滇雲南蕩平此鉦不知淪落何處

邑中有東姓者或即東晳之後勝國廵按某公行郡至縣吏呼其姓怒曰是誰之叔耶葢惡其東叔同音耳更讀曰捆俗謂一束為一捆也今其子孫相沿俱讀為捆鬥其本音則不知矣

往見友人案頭録本中有二則切中時病附識于左令人說有趣供人令使矣令人說在行其為人可知矣又曰纖語近于倡混語近于優俚語近于俗士大夫稍涉于此不獨損威且無以逐福况惡語乎

康熙甲申聊城有人暴死越日而蘇云初見冥吏持硃票勾攝皆本城孝廉共五人為首者李孟宣其餘忘之矣次日孟宣果無病而死在城孝廉人不滿十于是人人自危然迄今十餘年俱各無恙無稽之言甚無因偶而一中而遂為所惑也

宗叔夢兆興祥宰廣東文昌縣署門樓懸古銅鐘郡城距縣百六十里其聲遠聞太守奇之輦致府署以巨梃扣之不能達郊垌復送歸縣發聲如初蓋地氣相感而然信乎銅山西應也

學士孫公松坪致彌謂余曰凡作理題須避酸餡氣蘇長公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耳

勝國籍沒劉瑾家得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他物稱是而獅蠻帶僅得二束籍沒嚴分宜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白金二百二萬七千兩瑪瑙水晶哥柴官汝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

沉香五千五十八斤他物稱是獨空青四枚籍沒朱寧家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九十八萬兩玉帶二千五百束胡椒三千五十石他物稱是惟祖母綠佛像一尊可見奇珍異寶雖權臣之家亦不能多購近蜀空青者比比皆是足徵其僞矣

近日各省外僚飲食日用皆自辦置弗勞有司以養廉潔之風或取給于一二用事之人輪直供應既便適于官又弗擾于民可謂善矣但有力不能供者不得不請託受賄以佐其費在上者方嘉其

勤勞服養之功而不知蠹政之源有在也有志於循吏者盍鑒于茲

大名相國成公基命守靖之後以避廟諱題改守為名天啟中以司業署祭酒事上請視學疏有積道德雍殘賊之語見惡執政乃請告歸未幾起為講官進禮部侍郎時魏忠賢用事公正色講筵羣璫遂以東林目之上疏請告不允以原官掌南院印將行有為之謀者南樂相國為公姻戚當一託之笑而不答出都廣徽來餞曰覩家此行聲名逾

重余老矣他年身後謚法當借重耳對曰公念及謚典幸甚但臨時看公議耳廣微啣之切骨其不比姻婭如此可以想見公之手裁已

德州大司空程公紹天啟初巡撫河南有臨漳縣民邢一泰得玉璽於漳河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公上其事於朝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譟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

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
闕候命進止云云氣節凜然真有古大臣之風也
以上二則見學典

磁器莫尚于柴窰其他官哥汝定以及明之成宣皆為世所欣賞寶玩余家有唐太宗御賜銀酒卮上鐫貞觀年號器非不古以其銀也雖世隔千載反不能與近代窑器同科彼積金滿籯者視此亦可以悟已

江陰令其浙西名孝廉也貪鄙黷貨不遺錙銖縣

治前麪肆味頗佳偶嘗而甘之限每晨以一盂進戀又以夫人公子故遂三倍之久而不償其值肆主乞領輒忿然作色曰汝肆甲于他肆者以予勤於聽訟故食客輻奏耳詎予稍怠于政則闃寂無人矣終朝食德罔知所自尚忍於相逼乎終抑不發肆主苦之

凡事物不見首尾循環無端者方言謂之沒頭沒豚今初以為緣督為經之督謂衣縫耳後閒之家孝廉㽦林公衍楠始知為豚字按字書豚音篤尾

下竅也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䐈按攷工記弓人注云䐈亦黏也音職則髮䐈之䐈正當用此字見輟耕録

唐書吐蕃貢霞𣰽𣰽音牒即今之紅𦆈𣰽也霞𣰽名亦甚新

武林高士戴昜字南枝以隸書馳名檢討朱公竹垞獨謂為隸中之魔必其筆力放恣有岀于蹊徑之外者其貨居吳中鬻書為徐昭法先生枋營葬

葬事幅直一金人爭售之蓋亦高其誼重其品故不計其書耳事載居易錄中獨不知其姓氏余知之最切惜未得聞之于漁洋先生使得附名于其間也

乙酉中秋後過汶逆旅主人為余言數日前有客投止夜半為蝎所毒亟索燈火至則豎草為標噀水呪之俄爾擧店中之蝎百十為羣咸集其下內有一蝎倉惶特甚似有遜怨畏縮之狀久之始緣于標末取而碎之以敷患處痛立止餘悉遣散戒

令勿傷否則再試不驗且有反噬之虞耳余雖不知其何術而數善備焉靡其軀以洩忿兼即以之療毒快已誅止其魁而不波及無辜有以哉古來朋黨之禍將宵小之務去不盡藏不已卒至勢莫能勝以致流毒蒼生延及宗社非君子之過歟惜無以此術曉之

比部主政某公忘其姓名旗人居官有直聲性至孝毋歿延僧作道場備極虔誠浮屠有破獄之說畫地為囹圄狀問僧曰此何意答曰消愆祈福欲

使太夫人升天耳因大喜事之愈謹越日復作佛事僧畫地如初又問之對仍前乃大恚曰太夫人昨已升天誰復强之入地耶詈而逐之此公之見殊快人意

表兄郭晉公博聞强記凡内外遷除名姓籍貫歷歷能言百無一爽朋從目為活縉紳而其才識有過人者當朱方旦以左道惑衆扇動海内獨謂余曰異日　國史必大書特書妖人朱方旦伏誅七字吾老矣弗能見也吾弟識之後數年果事敗伏

法

明宗室擬名各從諸藩如魯府一派則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二十字也倒凡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所立雙名以前擬定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選擇須給赦禎之間綱紀廢弛主者索賄滿意則錫以嘉名否則制惡字予之余有表伯明宗室疎屬也名上應以字其下竟得禽字更有得獸字者殊可駭笑赫赫天潢求貨不遂尚以此等加之他可知矣國欲不

卞得乎

四氏學錄家垣三公　貞棨　明懷宗朝禮垣過庭先生之季子也家世華膴而自處恬退兩胞姪相繼為世尹從未嘗干以私宗黨推重居邑之西偏因號曰西園數弓之地疊石為山縈以曲沼樓閣臺榭靡不悉備特具體而微耳經營布置六十餘年寢處其中吟詠嘯傲四方賓客造門戶屨恒滿生平無攢眉之時曾遍遊吳越歸語予曰名山大川高矣美矣視此園峯直同蟻垤然究不能移吾情

苟得而移吾情則此不可一朝居矣襟懷坦易不可及也同時萊蕪張道一先生四教順治丙戌進士以方伯致仕淡泊自矢依然寒素老儒也當暑浴於河會有公差過繫馬柳陰解衣盤礴呼公使為之摩背公頷之浴畢而去益此人特受中丞命致候于公詰朝進見知即所為摩背者乃大窘叩頭請罪公笑而遣之其厚德如是益都王明經克生國楨自聯其書齋云淡想萊蕪張道一樂從曲阜孔垣三為其所景慕如此而一與三對待恰好

亦足占二公之品望矣

京師崇文門外有某人者家計中落乃鬻其宅以自給既成交矣買主修葺舊宇于地中得白金一罌古銅鼎彝數件約值數百金乃召業主語之曰此是君家故物合歸之君鬻者辭曰吾居此者三世已未聞有此今子甫遷移而獲之即為君之所有吾何與焉彼此堅弗肯受乃共施之寺中此時正值予在都門闤闠之内見此德讓之風惜匆匆返轡未暇詢其姓氏筆之以挽澆薄之俗

濮州考試童子有名李之芳者州守張公怒曰文襄公　昭代元老海溢山陬咸聞其名豈居同桑梓云不知耶後生小子不避前輩妄誕甚矣遂黜之不令入試或為之緩頰使更其名公曰即此已占其為人雖獲上進必非篤實之士終格不許張公此舉真可激厲薄俗嘗見世之命名者曰希天希聖師堯宗舜之類匪獨莫可企及即書之刺中亦甚駭目昔亡友毛艾仲名其孫曰無疵無疚庶幾得古之遺意焉

我省學使黃公崑圃叔琳衡文闕里事竣之日為余言登州王孝子復讐事吳興温鄰翼睿臨為之立傳按傳王孝子恩榮其父永泰為巫人尹奇強所殺榮方九齡母劉氏携之控縣奇強有所緣僅追葬埋銀十两其祖母劉氏傷子之寃弗伸也自縊死母劉既痛其夫又哭其姑憂恨成疾疾且革出官所給金而撫恩榮曰若父斃於讐汝祖母繼之今吾又繼之死三命以易此金若忍忘報乎言訖而絕恩榮號泣櫝而藏之依其舅劉毓珍以居

刻苦讀書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日思報讐鑄斧自隨舅氏患之携至長山島別業禁勿出且誠曰殺人者死汝讐固勿共如國法何孝子曰噫固然吾未有子倘讐報而身死父且勿祀奈何姑需之及年二十八生子乃喟然曰今可以遂吾志矣即往尋讐踰日遇諸賽花橋以斧擊之讐趨斧勿及投以石仆地遇救者得逸去其明年將就試于登乃抱其子號泣於舅曰吾必殺讐此呱呱者仍以累舅氏矣復提斧出尋讐遇於府鐘樓前擊其首

削腦肉至耳不死旁人猝奪其斧讐復逸去控於
官孝子乃出所予瘞埋金陳于堂硃批宛然縣令
王鵬嘆曰吁君固至性人也事經屢赦吾勿能以
法助汝殲讐任爾報我敢爾禁而顧謂奇強子曰
若父謹避之孝子不汝貸也孝子大哭令亦泣堂
上堂下吏役及觀者皆出涕自是奇強杜門勿敢
出孝子歸濟海指海誓曰吾三年之內不殺此讐
者有如水及己丑五月學使黃公涖試登州孝子
至復跡其讐奇強適以巫出治邑人疾行至戚家

坊方四顧孝子突自巷出前扼其吭曰若識吾乎
奇强驚跪乞命孝子曰奴死已晚尚求恕耶抉石
擊其腦腦裂昏仆連蹴其心碎其腎囊立死趨縣
具狀縣令劉曰信若讐乎孝子具陳其詳且曰始
吾少懼不勝也既吾壯無嗣懼不祀也迨有子而
兩擊之兩以救免吾卿志忍恨與讐共戴天者二
十八年吾罪實大請死於法趨出就獄令為之改
容曰吁眞孝子也且俟讞于時士就試者聞之相
與嘆息流涕請於學使黃公公曰此奇男子也吾

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方御命爲國家擇士可遺若人乎乃檄縣令出獄就試且曰讞法聽諸有司試無礙也及就讞郡縣議出屍再檢孝子大號曰吾父死死已慘今出屍再傷吾親體也我何忍願遂死以報我父于地下于是郡縣吏憐其志壯其烈議曰讐而殺當也不告官而擅殺法當予杖申之臬司臬司李公讞曰律有當讐即時殺死勿論之文今恩榮御其憤恨積之二十八年而得甘心于一旦停棺於塲藏金於櫝志未嘗須臾忘較

之律文即時殺死尤難雖非即時猶即時也其心
苦其志堅其事固古今罕覯者聖朝方以孝治天
下若恩榮者可旌不可誅引經據律釋之允當若
何予杖如以不告官也令學官戒飭之曉以律意
則可以之請于巡撫蔣公公曰律既勿論矣何戒
飭為告于學使黃公仍予冠服遊於庠令天下人
于而遇變奮志其孝當如此也云云余謂此正昌
黎所引周官言將復讐必先言于官則無罪非若
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不能自言于官

者比也在孝子慫塞身死固屬明分豈異其生然茲獄之平允以視唐徐元慶誅之而旌其閭者奚啻霄壤斯亦孝子不幸中之幸也夫

汶邑王孝廉子由 威遠 康熙癸巳道出慈谿值趙文華發冢一事當分宜之敗獨文華全要領終牖下相傳其槥木約值數千金其孫冀得轉售善價暮夜潛發其塚易以他木木短莫能容弗暇更置乃斷其首足而納之為族人知覺嚇詐不遂出首其事人爭快之漏網渠奸數世猶受逆子之報理

應然爾

家明經星來公　與景　平生信夢而好言夢雖夜中無夢亦必偽託一事以告人即假寐之頃已備數夢或作制藝贈之破題云夢在眊先惟恐眊久而忽夢是以眊短而夢長也余嘗謂鑿空撰夢未之前聞實自公始後見黃休復茅亭客話一士人能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曰吾實無夢向所夢吾撰也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況夢筆夢松者乎則知夢

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乃知摄夢起自休復非始於家星來公也但未曾驗之占夢果亦有驗否

癸巳　萬壽科鄉試吾族中式二人貞珧余高祖行也總雷余孫行也七代祖孫同榜從古未有眷念先德益深修省

大宗伯慕廬韓公曰釋氏以經懺追薦令得解脫世俗溺之以此為孝不知金乃西方肅殺之氣鐃鈸之聲最為剛猛可以撼動幽冥若連拍之則魂魄震慴奔竄無門孝子慈孫念及慞惶之狀應亦

不忍為矣
康熙甲午五月二十二日吾邑大風拔木屋瓦皆飛雨雹大如梨其厚盈尺一望如雪寒氣砭人肌骨蕭條景色當盛夏如深秋敝瑩之樹枯死一千餘株碑碣仆者以百十計洙泗書院石坊全覆距基趾丈餘合抱之松堅質直理者為風所旋糾結如繩一夕頓成朽腐真從來未有之奇災也
往年京師春旱 聖心焦慮適張真人在都特命率所屬法官設壇祈禱事下秩宗吾鄉大宗

伯沙會清先生證詰兩期于朝法官對曰今晨已寄家書矣相傳真人每有急難輙焚家書奠邀乃祖之冥佑耳公笑曰家書二字出真人之口則可若汝輩直須云具稟揭耳聞者絶倒

近有庸醫粗讀醫論不諳文墨有患痰火病者延之診視乃蹙額曰此名為葢火引動則痰故極難療治聞者不解彼葢誤認醫書葢火動則痰生之論不能可其句讀而以葢則為痰火之名耳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如斯人者吾知其費人矣識

此以告擇醫者所當慎非徒資嗢噱已也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 先王父之外祖也厚德清操負絶一代明嘉靖間巡撫真定値分宜枋國移疾歸里屏居南旺湖上茅屋數椽不接賓客時駕小舟垂綸自娛會郡守數遊獵其地公輒引避父老疲于供役奭公有以靳之他日艤泊以待邀致舟中劇談竟日察其饑也乃以自食菜脯進率皆麤糲公食之甚甘郡尊不能下咽枵腹周旋幾至委頓遂不復再窺湖濱矣

青陽羅姑丈仲懷（夢陽）工于詩詞專治周易曾卜其邑人中式遇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而獲雋者乃李廷弼字夢予可謂隱而彰矣崑山老友許復陽（青）入闈後自筮遇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是科第七名虞吉第八名趙臣世乃崑山人所謂有他而已則不燕殆無一字之虛矣易之理微故多奇中固不與曲學小術同科也

顧天石言浙人方某初任山西某縣令以奇酷以

濟奇貪性復奇吝其壻往探贈以白金三星人將不食其餘幾掛彈章矣以丁艱去及歸里親友為檄逐之不得入里門乃大悔其所為于神前自責迨服闋仍補原缺邑民大譁亦議逐之爰集里老謂之曰今之方某非昔之方某姑待之十日若所行如前汝即不吾逐吾亦自逐矣乃聽之於是潔已愛民催科不擾斷獄如神旬月之間頌聲洋溢賓客至者悉厚贈之督撫交章論薦累陞至太守截然如兩人云季文子有言曰過而能改者民之

上也此公有馬

余家先世所藏歷代頒賜綺紵表裏大半皆鎖袱其厚如錢文如水波閃爍無定顏色歷久愈鮮苐年遠畏風觸手而靡紵名鎖袱不解何意及見居易錄載鄺湛若赤雅云鳥毳之精織成文章者曰鎖袱蓋即今之羽緞也始知取名之意然今之羽緞先彩遜此紵多矣

敝郡兗州南門即少陵曾登之地所謂南樓縱目初也顧樓久傾圮惟存雉堞郡守金公一鳳重建

樓其上旋以丹雘殊壯觀瞻即以南樓二字榜之古朴之中倍增典雅所以為妙亦猶行文之法不離于出新見奇正以平淡為佳余謂武昌庾樓顏應同此

程伊川先生講學於濂豐而為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為韓侂冑諸人所攻明鄒南皋馮少墟兩先生講學於天啟而為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等所攻世遂以講學為諱何吾道之不幸也我　皇上須朱子全書于直省費序

顯示天下後世以周行俾士子知所率由衛道之心超出千古壇坫之與拭目俟之矣

北平布衣吳公鏡菴 穆故明恭順侯之嫡孫也鼎華之後家徒壁立然不以貧而廢學博通羣籍能詩文尤工偶儷之作與高陽相國之孫李公循吉敏迪 友善李出守江南之太平吳往依之竟卒于署中李公為之經紀其喪養其老妻人皆義之吳在舍盤桓最久家岸堂公桃花扇出公為之題辭極為博贍內 有云君原聖裔借此寓德言文政之

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語最動人其論洪光也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璃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東晋詎意黃袍加于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于几前寡人好色云云不惟屬對精切而南渡規模盡于此數句中已

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夫德為聖人尊為天子猶且如此彼炎凉異態者真不知天地為何物矣居易錄載汪主事蛟門嘗謂淮

南一士夫云家鮮詩書之氣門無貧賤之交其累世富貴宜矣當與此參看

邑先達郭道克先生嘉靖辛卯舉人南京浙江道御史謫臨汾令終户部主事幼讀書周公廟中貧不能具紙筆取落葉以秃穎書之隕籜盈尺無一空者卒以行草擅名善于擘窠大字邑城門牓皆公所書而崇信門東魯文邦四字尤極道勁乙未冬不戒于火惜哉史稱公詩得陶韋骨法博雅多才百年中閼里之奇氣吾於公書亦云

家兄六旬開筵稱慶堂中首席為瑞岳陶公唐賓余輩之舅祖也時九十二歲矣當齒過花甲曾孫滿前猶有祖行姻戚在座誠不易遘也

汝邑王公子由能文工詩音節激昂不落輕靡所著有賢博草惜家貧不能盡授諸梓余極愛其彭城懷古一絕九里山前野火明漢王營壘對彭城河流不管興亡恨猶作當年戰鬬聲

達賴喇嘛云中國長生之藥無適于火酒早暮各服兩許毋或間毋或貪則可以蕩滌腸胃補益真

元厥功邁於參芪近聞滿洲中有行之者頗亦有效然世之服此致病者有之矣未聞其引年也或不免于問貪耶抑欺人之語耶吾未之能信

余嘗札候于靳姓之友命僮代書乃訛靳為蘄因讓之曰書中文義汝或不解殊不思世豈有姓蘄者耶後閱隴蜀餘聞載崇效寺碑陰列名有蘄姓者使彼知此以對將何以應之故言不可不慎也

崑山顧子幼鐵 維禎 幼有神童名集其歷年詩命曰心聲其金陵諸作尤為宕逸弔史道鄰先生云

本擬神孫超北地豈知帝子竟東昏淋漓悲憤有餘恫焉

家兄工繪蘭竹不染俗塵酒酣以往時與輿會潑瀋淋漓覺芳叢霜幅別具精神亦恒自矜其醉筆也人有求者輒應之未嘗吝然不輕持贈人余莫測其故一日謂余曰吾若以半張紙作人情卻令遊客山人何處生活三復之下真長者之言也

萊陽周中丞公之子肅齋幼患癆瘵求醫于鎮江時何姓者負盛名弗能招致乃薦其友彭姓名齡

字幼朔隱居勞山距萊陽甚邇為言其相貌舉止俾訪求之于是中丞公親往因偕即墨知交令各出僕人大索山中幽巖絕壑靡不悉至嗣于山崖極僻之處得之與所言相貌相符中丞公卑辭屈體而堅不肯認公曰余既知先生而猶且深拒是子病終莫之救已奚以老軀為當與先生併此命於澗中耳不獲已許之延至家中與公子同居西園其用藥枯芩一斤長流水洗淨晒乾為細末石膏一斤煆為細末柿霜一斤用百沸水空心調服

枯芩一錢午間調石膏一錢晚間谿化柿霜一錢外用人參末雞蛋清為丸不時服一錢如是者二十餘日虛煩盡除疾已半瘳復進以十全大補湯則沉疴悉去矣酬以金帛麾之而去彭公出處詳在列朝詩傳中即回楊應山先生之命于既絶者也初號皝皝子又自稱祝萬壽後更今名世傳其仙去云

友人張孝菴思孺精于醫術每以此濟人屢有効驗黃芩瀉肺火石膏瀉胃火柿霜瀉心火此人之所知其妙處全在單用又各限以當服之

時俾藥與臟腑各有專攻不致雜亂夫然後施以滋補之劑故獲效速耳

近時遊蕩子弟縱費不繼私圖稱貸約于父殁之日目纔瞑加息亟償名曰磬兒錢可謂良心喪盡矣每嘆世風日下至于斯極偶觀文會談叢載宋滄洲節度使米信之子簪以信在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契券之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方知世間雖最下流不才之事亦未嘗不有所本始作俑

者其無後乎篰之不肖其爲作俑也大矣

吾鄉以杞栁爲筐筥形方言謂之勃闌又賦性偏執之人質若木訥胸無可否法言㢲語槩置罔聞惟俛其首而不答俗謂之滴顭頭又鎔鐵錮塞破釜之罅漏者謂之骨露子即補鍋匠也毋疑是錮漏之訛及觀洪容齋三筆云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史中如以槃爲勃蘭巨爲不可鉦爲丁寧頂爲滴顭㸐爲蒺藜錮爲骨露是也然後悟其語皆切音耳筥形似槃故曰勃闌滴

額者謂隱其顱惟見其頂而骨露則為錮也

同鄉大廷尉王公文子 懿任京兆日疏稱據薊州平谷縣民人王洽潰呈稱我父王劄原任陝西岷州同知遭王輔臣叛逆於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執義不屈家眷三百餘口 同時被難於康熙十六年蒙陝西督撫具題仰荷 聖恩欽賜祭葬追贈按察司副使准廕一子 入監彼時洽潰隨母流離年幼多病今病已愈叩乞代題查王洽潰實係王劄之子自宜仰祈承襲 恩廕等因部議查

定例凡官廕生及難廕生由各該撫及該衙門查明具題入國子監讀書等語今該府尹既經查明保題前來應將王劉之難廕生照例與伊子王洽濱承廕劉送國子監讀書可也王公殉節于乙卯迄今丙申四十餘載 卹典久虛使無京兆為之保題其何以慰忠魂于地下也耶

丁酉臘月初七日過家岸堂先生尚任黄玉齋中劇談竟日觀唐硬黃紙長二尺一寸七分濶七寸六分重六錢五分紙質之重無逾此者按游宦紀

聞載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角枕毫釐畢現此紙相符洵舊物也又觀宋海苔側理紙長七尺六寸濶四尺四寸五分紋極麤疎猶微含青色蘇長公謂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也是在宋時已屬罕有誠足寶惜耳又出前代內府小吟蟬琵琶並近塡沁園春一闋示余小小吟蟬曾奉先皇列名玉熈看牙箱肩細迴文錦浪鈿鋪背滿並蒂花枝夜殿張燈秋簾撥雨恰報河南戰馬嘶強排遣在官家

懷裏淚溼冰絲　而今朝市都非算玉笛銀箏刧後稀嘆腹檀半損難傳塞曲軸絃重上怕譜宮詞煖閣囊收寒溝泥委總付飄零舊監知誰還記天顏憔淡御樂停時公詩名動海內詩餘則偶一為之斯作意極淒楚別後逾月而卒竟為公畢命之詞可勝慨然

文心雕龍曰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此解深得方字之精義方脉之名所由起也若近日庸醫罔察所主之隅兼攻並

治雜亂無章則不得謂之方而直以為圓已
凡柹之初生味澀而堅以百沸水浸之則甘而可食本草云生柹置器中自紅者謂之烘柹日乾者謂之白柹火乾者謂之烏柹水浸藏者謂之醂柹醂音覽楊彥遠筆錄曰藏果實謂之醂今醂柹是也以醂為藏尚未盡醂字之意必如本草所云始為明暢
有鬻董文敏真蹟者內書一絕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還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

屋中盎反唐人舊意其憫時悼俗更為沉摯

今謂人破聲曰嗄喉嚨盎本老子曰嬰兒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嗄音沙去聲按嗄字有三音一音餲氣逆也一音喝嘶也

詩誕彌厥月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今人以生子匝月為彌月非是

表兄羅志行來自池州以其義祖胡公傳見示傳云公姓胡名功孫青陽人也元至正末歲饑父母死功孫伏棺慟羅勝二公見而憐之謀葬焉功孫

德之願終身執役會明太祖初定金陵軍需孔亟勝二公為里正運軍糧以風阻遲一日奉旨處决時勝二公尚未有子功孫泣曰公就逮羅氏斬矣大德不酬何以生為遂自就逮歷訊無異辭獄成讞者曰此事有主者非尔罪何自苦功孫曰斬耶斬耳死誰肯代申首就刃了無怖色羅氏載其骸歸葬邑之松樣里後人名其地為義士塜云功孫死數年勝二公始生子不數傳子孫繁衍遂為江東望族勝二公臨殁誡子孫無忘所自當世以義

祖祀之四百年來每歲霜降合族祭奠於其專祠盖緣功孫於是日畢命也因思傳奇一捧雪有義僕莫誠代難龍燈賺有義僕張恩代難慷慨捐軀觀者凜凜有生氣以此推之未可謂莫誠張恩二人子虛無是也

後漢崔烈有重名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頓减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咸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議者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夫家有爭于則不失其親之令名余竊怪其當入錢之時何無片語幾諫使既陷于過而後引議者之言醜詆之可乎或曰安知其未諫也余謂凡聽言者察其辭若曾諫之而不從則必曰大人不早聽兒言致來外議烈自心慚何顏擊之且此乃父子私議烈雖盛怒斷不肯舉向人言揚己之非孰得而聞之必鈞逢人樂道以沽其直耳斯與證父攘羊者何異雖然彼阿意而從使親不聞其過者又鈞之罪人矣

邵經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正五九此三月正照南贍部洲故宜長齋修福愚謂如此大寶鏡三個月只照得一方其餘月那三方却都無事則正不妨作惡耳然人身亦有大寶鏡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正是常常照着心裏其餘日月至焉猶三個月只照得一方若夫庸碌之輩直終身無照着處矣

文中子曰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音仗

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餘也多也亦音仗今

皆讀作平聲誤已

左傳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注重輜重也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老子道經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義自各別若混而為一則將謂後車數十乘皆載貨自隨矣

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

往騐可且量移内地按唐人得罪遠貶遇赦移近地謂之量移非遷官也

拊掌録載黃裳酷嗜燒煉當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或性溺情覓欲鑪骸煉骨何一愚至此近日江左王生又鎡為言其友人亦嗜丹道晚年生產殆盡有句云朱砂不白頭先白家業已乾汞未乾可謂迷而能悟勝黃裳遠矣

鏡古集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
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
又如此今富貴佻達子弟乃有以綾緞為裩者其
暴殄過分亦已甚矣其云以布為衣誠為儉德而
以布拜褥為儉誤矣我 朝儀制 御拜褥惟
帝與 后用鵝黃紵絲立脚處用鵝黃布其餘
妃嬪 太子俱用秋香紵絲立脚處亦用紵絲表
得用布乃以布為尊非儉也
枚叔七發澹澉手足澉音敢註猶洗滌也昌黎納

綜聯句青瑩文筆施澹瀲甘瓜濯二字雖本于枚而文意似微有不同觀下濯字可見不應云洗滌而又云濯也青瑩言筆之華睆則澹瀲必狀瓜之形味吾鄉俗指味之淡者曰瀲澹或即澹瀲之意歟又昌黎月蝕詩尾禿翅觰沙觰音陟加切擭張也故俗稱展翅曰觰沙而謂人之狂肆者亦曰觰沙蓋喻其披張耳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能照人五臟及女子有邪心者則膽張心動此殆同指使之屈

軼矣余弗能信既云能照人五臟吾不知秦皇之心正耶不正耶其李斯趙高輩詐力固足掩其惡鑑中烏能遁其情豈皆從未擘照乎若昏昏于元奸惟昭昭于女子斯直與守宫等爾尚何秦鏡之足貴哉

族姪傳商校字